

游

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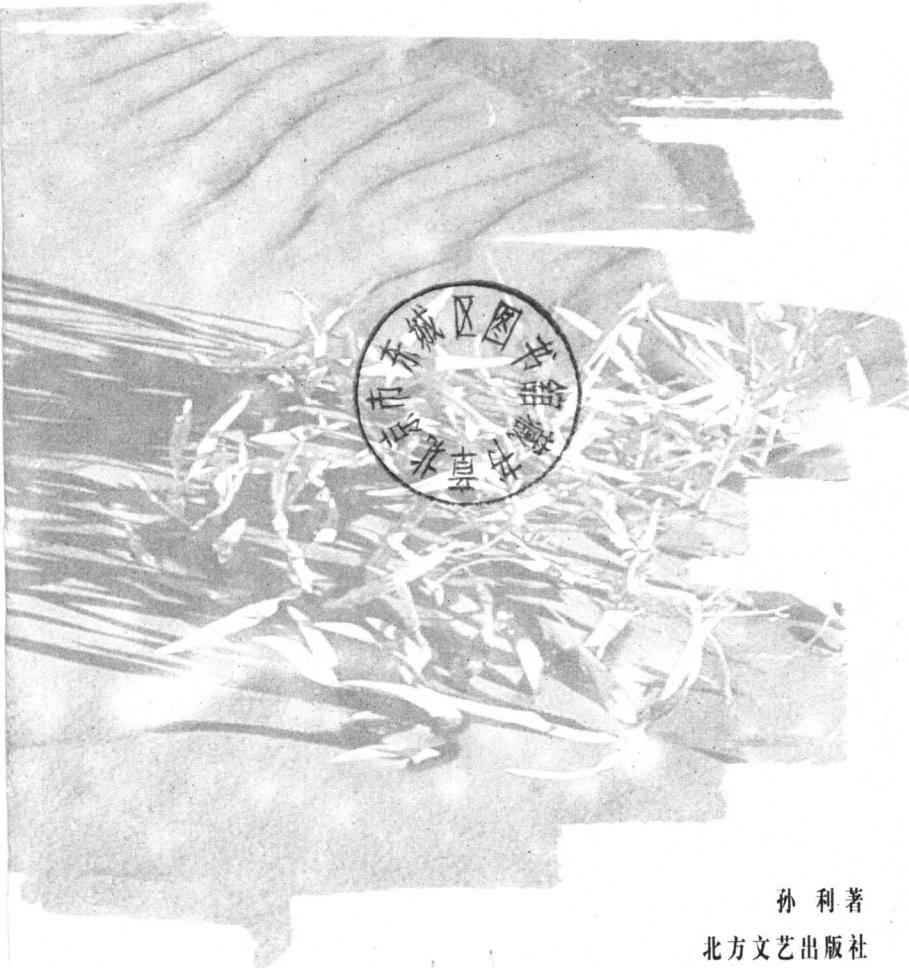
孙利 /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90196306

# 漩 涡



孙利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3F 86 | 09

责任编辑:马合省  
平面设计:安 璞

漩 涡  
Xuan Wo  
孙 利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)  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开本 850mm×1068mm 1/32 · 印张 10 · 插页 4 · 字数 250 千字  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5317-1120-6/I · 1091 定价:18.80 元

## **内容提要**

二十多年前第一个闯入心扉的男人令少女肖凌难以忘怀，没有勇敢地表明心迹使这段情缘失之交臂。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个被少女珍藏心底使之抱恨终生的人竟毫无察觉。二十多年的刻骨相思，不期而遇的感情纠葛，难以自拔的感情漩涡，艰难险恶的官场倾轧，险象环生的爱恨情仇，使这对恋人陷入重重矛盾。既有深情厚义的朋友相助，又有四面楚歌的众叛亲离。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杀人犯，他们是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还是为她开脱罪责？是把仇人推上审判台，还是自己面对千夫所指的难堪场面？本书对情与法、爱与恨、正义与邪恶、爱情与婚姻、闭关自守还是改革开放既做了回答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。层层悬念，丝丝入扣，留给读者的既有深层次的思考又有新的担忧。何去何从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和选择。也许有多少读者就会有多少设想和选择。

# 第一章

快！我们超过去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肖凌焦急地催促司机。时针指向九点五十八分，肖凌终于提前两分钟到了一个高新技术产品的质量鉴定会会场。

后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，肖凌不情愿地坐在了前排，一份准备好的材料整齐地摆在桌上，她拿过材料认真看着，在需要深入了解的地方画上符号。由于过于专注，以致主持会议的人和领导坐在了主席台上肖凌仍然没有抬头。当扩音器传出主持人“现在开会”的提示，肖凌心里一惊，她下意识地抬起头，真的是他！肖凌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刹那间一片空白。二十多年了，自己一直为出现在他面前而拼命追赶。但是，这样的相见来的太意外、太突然。她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，仔细打量着主持会议的达理。他比二十多年前老多了，但那大贝儿头仍然又黑又亮，只是那上面印上了几道深深的斧痕。那双锐利的眼睛更深邃，小平头变成了背头，当年抽的小烟袋换上了香烟。达理似乎也认出了肖凌，他眼睛一亮，然后朝她点头示意。肖凌不敢再与他对视，她低头装做看材料，思绪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清晨，肖凌睁开眼睛已是八点钟，离上班时间仅差半小时。她匆匆洗漱，到糖果盒里抓了一把就往外跑，刚跑到大门口，突然想起俊媛让她带点沙果，又返回身往果树前跑，当她刚要踩着凳子上去摘沙果，一低头对面树下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人。是那个昨天来她家的达理叔叔。他嘴里含着一个小烟袋，看到她来了，抬起头看着她。肖凌长这么大在农村见过老头、老太太抽烟袋，还从没见年轻人抽烟袋。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记者居然

操起了旧时农民的小烟袋，这副形象实在滑稽。惊奇之下，她忍不住笑起来。肖凌这没有说话却放声大笑的样子使达理很诧异，他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笑，但他判断一定和自己有关。他站起来看着肖凌，直到肖凌缓过气来他问：“小东西，你笑什么？”

肖凌还在笑，笑得说不出话，她指着达理的小烟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在他迷惑的神情中止住笑。

达理一脸疑惑，上下看着自己的衣服、裤子、鞋，又拢了一下头发，还是不明白她的笑。他诚恳地说：“哎，你把我笑糊涂了，你是在笑我吗？笑什么？”

肖凌止住笑说：“农村那些没文化的老头、老太太才抽这种烟袋，你一个大记者竟然抽这玩意儿，该不是学表演要改行演戏吧？”

达理看着肖凌，摇摇头，停了会儿说：“因为这个你这么笑？”

“是呀，这太不符合你的身份。”

“我的身份怎么样？我应该抽名牌香烟？”

“至少也该是葡萄、迎春什么的。”

“迎春？见鬼去吧！”

肖凌不明白他为什么痛恨香烟而抽烟袋。但她意识到快到点了，她想晚间回来问他，因此跳上凳子三把两把揪了一些沙果塞进背包就跑了。边跑还边回头说：“晚间下班回答我为什么恨香烟。”

散会了，人们起身向外走动的声音惊动了肖凌的回忆，会议内容她什么也没听明白，只好拿起材料，随人群茫然地走出会议室，又不知所以然地进了餐厅，才知道会议安排了自助午餐。她机械地拿起餐具，选了几样清淡食物找一个僻静地方坐了下来。还没等肖凌坐稳，达理一手托盘一手拿了一杯干白葡萄酒笑着来到肖凌对面的座上，他将酒和菜放在桌上故做客气地问：“小

姐,可以在这儿坐会儿吗?”

肖凌努力镇定一下站了起来并大方地伸出手说:“你好! 恭喜你。”

“小东西,你恭喜我什么?”

“恭喜你终于实现了你的理想。”

“理想,你以为当官是我的理想?恰恰相反,我的理想是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,可惜官场使我在这方面难有作为。”他接着问:“哎,小东西,你什么时候当上了记者?”

肖凌已恢复了机智、调皮、幽默,她眼神挑衅地盯着达理的眼睛说:“难道只有你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能当记者、当专家,当够了专家又做官,我们这垮掉的一代连个记者都出不来吗?”

“哟! 小东西,你这张嘴太厉害、太挖苦,这可不是当年的小东西。”

“当年你给我机会了吗?你怎么知道当年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不同?”

“不同,太不相同了。哎,小东西,这二十多年你们家的人都和我保持密切往来,你那妹妹动辄让我办这事那事,你为什么从来没找过我?”

“你以为你做官了,能办很多事,就会人人都去找你。你怎么不问问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找过我。就因为我是小人物?”

“是啊! 我为什么从来没找过你? 你这个理挑得真对。但我可从来没小看你呀小东西,你不能这么歪我。”

“我歪你? 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忘恩负义。”

“这么严重。且说说这里有什么典故? 我能那么恶劣吗?”

“岂止恶劣,你的第一封情书是由我当的信使,结果对我连个谢字都没有,就娶妻生子呀,发明创造呀,当官呀,对我这个信使你早忘到爪哇国去了。”

达理拍着脑袋惊呼:“老天! 有这种事? 那我真是一个忘恩

负义的小人。怎么办呢？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向你谢罪吗？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来见我吗？”

“好像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还有什么复杂因素吗？是因为你的独身主义吗？”

沉默，长长的沉默。肖凌低下了头装做切割食物，对达理提出的问题没做任何回答。

看到肖凌的沉闷，达理心中很不安。也许自己的话触到了她的隐痛，他感到歉意，不知怎样安慰她。想了一会，他说：“你心情怎样？孤独、寂寞吗？”

“不，我喜欢这样。”肖凌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复杂的问题。

达理看着肖凌，虽然她说自己喜欢孤独，达理仍感到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。他想到当年那个天真浪漫的小东西，多么活泼、可爱，今天的她虽然比当年更漂亮、更成熟，但那双凤眼的光波透出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忧郁。他的心很痛，忍不住地说：“小东西，我一直想见你，想帮你做点什么，但你爸几次拒绝了我，我不好更深地追问，你能给我机会让我补偿我的‘忘恩负义’，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吗？”

“你能做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，我能为她做什么？”他思索着，“她不会需要我安排工作，不缺吃不缺喝，她缺少的东西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能做什么呢？”

他们沉默了，很长一阵难堪。为了打破沉默，达理说：“可以请你吃一顿饭吗？”

肖凌幽默地说：“受到领导邀请荣幸之至，看来我要准备答谢宴会了。”

“小东西，真调皮。晚间六点菊花饭店一号间怎么样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六点整，肖凌推开一号间的房门。达理坐在沙发上抽着烟，

屋子里烟味很浓，烟缸里已有好多烟头。

肖凌边挥动手臂企图扇走迎面扑来的烟边说：“看来我要忍受大烟囱的毒害。”

他边在烟缸里掐灭烟边说：“小东西，你真娇贵。好吧，本人为了这难得的一餐忍受今天不抽烟。”

“大可不必，反正你也戒不掉，我不希望欠这份人情。”

“小东西，这么尖刻。来，你先点菜。”说着递过菜单。

肖凌回头看着服务员说：“来个川味青菜吧。”

达理接过肖凌递过的菜单说：“喜欢吃辣的女孩要小心。”

“是得小心，我这里有一口陷井。”

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肖凌问：“陷井？有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别说大话，小心掉进去出不来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小东西你那么淘气，和十几岁的时候一样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没长大，真让人羡慕。千万别像我，本来就老了又先衰。”接着又用拉长的声调说：“可悲可叹啊！”

肖凌笑了，接上他的话说：“其实我长大了，也长老了，可什么理想也没实现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白活了。”

达理深深地注视着肖凌，他想，这个小东西活得很累，也可能很苦。她在优越中长大，自身条件这么好，是什么原因使她选择了独身？能否帮她改变这种状况，也算帮助那个自己人生路上的领路人了却一件心事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停了一会，真挚地看着肖凌说：“小东西，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人生道路，可以跟我倾诉衷肠吗？我即使不能帮你，至少能理解你。能对我说真话吗？”

“真话？你不怕那是个炸弹？”

“会炸得我粉身碎骨吗？”

“难说。”

达理茫然了。这个小东西玩的什么鬼花样，她真是个谜。这

么多年来，一直猜不透她。怎样解开这个谜？他坚信，这个谜一旦解开，肖凌的问题一定能解决，对老上级也算有个交代，他决心打开这把锁。想到这里，达理倒满两杯葡萄酒，拿起自己的杯说：“让我们真诚相见。”

肖凌也拿起杯，定定地看着达理的眼睛说：“你能真诚吗？”  
“能。”

肖凌把酒杯与达理的杯猛地一撞，一口喝干了葡萄酒，她放下酒杯看着达理问：“你幸福吗？”

达理一愣。这是一个多么让他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她问什么不行，为什么偏偏问这个。他不想回答，但真诚相见的承诺使他不能不回答，一时间，他不知怎样措词。

肖凌讥讽地笑着说：“完了吧，你不敢真诚相见，那就别对我装了。来，咱们还是不要谈这个题目，说说你这些年搞了那么多发明，怎么做起官了。”

“别跟我兜圈子，小东西，我对你有责任，你要说真话。为什么不结婚？”

“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凭什么这么不公平。你当官就可仗势欺人吗？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，我想了解你的追求，想解开你的亲人没有解开的谜，他们为你着急，我是真诚的，请相信我。”

“你要我拿出真诚，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能与我真诚相见。既然咱们都想保留属于自己的隐私，那就不要探挖对方的秘密。”

“如果我拿出真诚，你能告诉我你心底的秘密吗？”

肖凌有点震惊地看着他，从他那坚定的目光看，他是认真的。肖凌不假思索地点点头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一定能。”

达理站起身，边往外走边说：“你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给你一样东西看，让你检验我的真诚。”

肖凌这回傻了，他要拿东西给自己看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幸福

的验证还是别的什么？她猜不出个所以然。独自坐在那里，不知不觉，思绪穿过了现实，飞回到二十四年前。

仲秋节，肖凌从商店下班已经八点了。想到外地工作的爸爸要回家过节，她加快了脚步往家走。

临近家门，飘来了厨房里烹调的香味，她调皮地抽了抽鼻子，屋里传来爸爸的话：“来，别等了，这个野姑娘也许又在忙加班，她从来不顾大人惦记她吃饭的心情。”听到这话，肖凌心里好来气，哼，从小到大全家人总是聚齐了才吃饭，今天仲秋节，凭什么不等我，好你个爸爸，你等我拿酒馋你，罚你今天免喝好酒。想到这，她大步向屋里走去，忽地推开了房门。正当她刚要将对爸爸的“责难”吼出去时，眼前的情景令她将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餐桌上坐着一个陌生的男青年，他可能被突如其来冲进屋的人吓一跳，此刻，他正抬起惊异的目光盯着肖凌，那眼神仿佛在问：“这是谁？”还没等肖凌回过神来，肖凌的妈妈说：“才回来，让人好等。今天你爸爸单位有人来我们家过节，我们做好了饭没等你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爸爸的同事，清华毕业生，叫达理，你得叫叔叔。”肖凌心里对他们不等她吃饭的“过失”释然，向前走近几步说：“达理叔叔你好。”当他看清这个人，忍不住好笑，多大个人，居然给我当叔叔，真不知他是亏还是赚。那个叔叔朝她微笑着点点头。肖凌发现灯光下他那大大的贝儿头又黑又亮闪着油油的光泽。如果不是初次见面，她一定要对他的大贝儿头调侃几句。但她意识到自己的出现影响了大家吃饭，连忙说：“别影响你们吃饭，我去洗洗手就来，别等我。”说完，转身出去洗手。当她回到餐桌坐在为她留出的位子上，他们正在边吃边谈。

肖凌的座位与客人对面，她可以看清达理的表情。他生动地与大家讲述他在农村采访的见闻。看到肖凌回来，他看了她一眼，点点头，接着下面的话题继续说：“这次在泉水采访，一出闹

剧令人气愤，也让人笑掉大牙。”达理的话令肖凌的妈妈很感兴趣，她停住夹菜的筷子笑着对达理说：“什么事好笑，说出来让我们也开开心。”

“嫂子，你知道农民很苦、很累，真不该在他们已很沉重的肩上再加压力了。可是，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心中没有这个数。有一天，我们蹲点的生产队接到植树造林通知。深秋的天气很冷，在野外风又很大，人们冻得缩着脖子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原野。为了显示气氛，在路两边插上了红旗，每个人的任务是刨一个坑。到了中午，完成刨坑任务，又传来指示不让回家，原地等县委副书记牛静来视察。我才明白这是为了迎接书记视察。茫茫荒野，西北风呼号，红旗在寒风中抖动，大人、孩子在寒风中哆嗦，有的孩子已在又冻又饿中哭起来。目睹这个场面，我的眼泪都快止不住了。有个生产队干部说：‘牛书记呀牛书记，你这哪里是俺的父母官，这不是凶煞神吗？你还说你是什么孺子牛，纯粹是他妈的驴马烂。’下午两点多，传来口令，牛书记不来了，这活又白干了。人们这个气呀！往回走的路上，不知谁编了一个顺口溜，小学生门齐声唱开了：‘西北风真叫硬/站在野地等什么静/连冻带饿没见影/再来一定踹他的腚。’”

达理说到这里，肖凌突然捂着嘴低着头笑起来。只见她努力抿着嘴，憋得满脸通红。原来她正喝着汽水，边喝边听他们谈话。当她正聚精会神地等待下文，老百姓那迸发出泄愤的语言“踹他的腚”既朴实又有点粗野，大出这个出身书香门第之家少女的意外。在她的语言环境中，还从没听过农村百姓这种俏皮，略带粗野而又表达真情实感的话。当那句“踹他的腚”刚从达理嘴里冒出来，肖凌被逗得憋不住了。但她嘴里正含着一口汽水，险些喷出去。她强忍着笑，半天才咽下那口汽水，看着她那憨态可掬的模样，全桌的人又被她的笑引笑了。

等肖凌吞下那口汽水，达理收起笑容看着她认真地说：“小

东西，你别笑，当时那些又冻又饿的人们可没心思笑。那些大男人也跟着小孩一起冲着原野反复地齐吼：‘踹他的腚！’也许，他们只能朝天怒吼，也许他们已被戏弄了不知多少回，遭了多少罪。”说完，他转过头去看着肖凌的爸爸说：“这事一定要发一个批评稿。”

听到这里，肖凌的爸爸苦笑着摇摇头。沉默了一会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牛静啊牛静，你怎么这么蠢，你说这篇稿要发出来，你这县委副书记的纱帽翅最少要颤颤，还提什么书记？这稿不发，又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良心，你可难坏了老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看着达理。达理目光迎着他，眼睛炯炯有神。肖凌看出这无声的眼神中透出的是坚定的意志。显然，她爸爸有些碍于老朋友的情面，而达理在上司面前表现的刚直不阿，肖凌深深为他的正直、正义感动。饭桌上，几个人的眼光都盯着肖凌爸爸的脸。

过了一会，他说：“这样吧，这篇稿要写，要纠正这种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工作作风。但是也别忘了做个好人，别让老朋友把报纸摔到我脸上，行吗？”

达理笑了。他说：“我想写一篇言论。标题叫《大地在怒吼》。可以不点名地写出这件事。揭示这样一个道理：人民群众好比土地，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是种子，种子不能离开土地，这是它扎根的地方，要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要爱护大地，保护大地，否则，种子就会枯萎，不会结出果实。”

肖凌的爸爸专注地看着达理，听完他的想法，他高兴地举起杯，豪爽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真行。这稿既富哲理又比较含蓄，既可煞煞这股歪风又不伤老朋友和气。文章见报后，我也不能饶了牛静，挂电话告诉他文章的出处，让他自己脸红。来，干杯！”

达理端起酒杯，两个人的酒杯狠狠地撞击出清脆的声音，达理一口喝干，下咽时皱着眉头。看他那表情，肖凌心想这喝酒的滋味一定很痛苦。他这是忍痛苦为老百姓喝的吧？由此看出他

一定是个热血男儿，他的形象在肖凌心中高大起来。不知不觉，她也端起自己的水杯一口喝干满满一杯汽水。妈妈看着肖凌对大家说：“看你们，把饭桌当成了办公室，又是什么稿哇报的，收回你们的工作，咱们另起一个头。”说完，操起酒瓶，又给达理和丈夫斟满酒。

达理捧着酒杯，以示尊敬，看着肖凌的妈妈说：“人家都说您漂亮、贤惠，才貌超群，今天，有幸一睹芳容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难怪大哥让人羡慕。这样吧，小弟按您的旨意另起一个头，给您讲一个真实的笑话，如能博您开心一笑，算做小弟对您盛情的谢意。如何？”

肖凌的妈妈爽快地说：“特别愿听你们去农村的见闻，给我讲讲农村的事，也弥补一下我因这个家不能下乡的缺憾。”说完，她用目光示意达理端起酒杯，待达理拿起杯，扬起脖将一杯酒扔进胸腔。这种喝法让肖凌吃惊，他刚才喝那杯酒难以下咽的样子和这种畅快的喝法相差甚远。难道一样的酒喝出两个滋味吗？她决心找机会问个清楚。

达理环顾了一下满桌的人，面部表情一板，开始讲故事。“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某公社有个书记与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相爱。这位书记着了魔一般，他那腿脚身不由己天天跑广播站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后来播音员当军官的丈夫找到上级党组织，要求处理这种行为，事闹大了，上级党委立案调查，办案人向书记了解事情经过，他问书记这么长时间你就一次没有冲动？书记说：‘有一次很冲动，两个人紧紧地拥抱、接吻，在宿舍里已经脱下衣服，刚要做爱，突然想起，我是共产党员呐，于是收回了邪念’。”他刚说到这里，满桌的人哄堂大笑。肖凌的妈妈手中拿着筷子，用筷子指着达理笑得说不出话。爸爸边笑边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在哪里掏出这些故事，真有这事吗？”

肖凌憋不住笑，但又不好意思笑，使劲板着脸憋着，到后来

再也忍不住，噗的笑出声来，她边笑边跑了出去，跑到果树下还在弯腰笑着，很长时间才止住笑。当她止住笑以后感到非常开心。有生以来她一直在欢笑中长大，但这次的笑很特别，这种笑让她心中快乐又有甜蜜。达理的思想、正义、机智、幽默、风趣深深感染了她，他那大大的贝儿头，深沉的目光，刚毅的个性，嫉恶如仇的侠肠义骨，同情人民群众疾苦的情怀让肖凌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好感。少女第一次有了心事。此时此刻，她不想再回到餐桌上，她愿意自己一个人静静地想，回味这个闯入她心扉的达理。他的形象在她心中扎根，将她的心占得满满的！很充实，很快慰。她的心飞向了高远的蓝天。

下班的路上，肖凌走得很急。她的心思飞回了家。抽烟袋的奥秘，恨香烟的原委，还有同是一种酒，为什么两个滋味？这一连串的疑问催她几分钟就赶回了家。一脚踏进大门，花坛前，达理叔叔正和一个姑娘背朝她站着，他们正在指指点点，好像在赏花。肖凌心里酸酸的。她愣了一会儿，没有直接顺着甬道走而是钻进黄瓜架下绕到后院的门进了屋。一进门，她也没有按惯例先到爸妈的屋里打招呼，径直推开了自己的房门。她站在窗前看外面，花坛与她的窗斜对着，那一对人面向肖凌，他们并没有赏花，正在谈论什么。肖凌心里很不是味。那姑娘是谁？怎么闯进了自己这个少有生人的家？达理叔叔与那姑娘说话的表情为什么不像对自己？他们很平等的样子，好像很容易交流。为什么他自己不能那样谈话？她的心里很气愤。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，肖凌越看越有气，索性出去从后门溜达到单位加班。家里谁也没发觉肖凌曾经回来过又走了。

又是一弯满月挂枝头，肖凌没了昨天的好心情。一路上她慢腾腾地走着。进了屋发现全家都在等她吃饭，达理叔叔还坐在昨天的座位上。“肖凌回来了！吃饭。”妈妈说。他们边吃边谈，肖凌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。她连手都忘了洗，胡乱吃了一碗饭就默

默离席回到自己的卧室。

可能他们已吃完饭，肖凌妈妈大声喊：“肖凌，过来一下。”她沉闷地走出去。她妈妈说：“肖凌，你来充当一下信使。明天，将这封信交到你单位对面文化馆一个叫柳叶的姑娘手中，这是你达理叔叔抛出的红线。”

肖凌明白了，那个姑娘一定和他在谈恋爱。她的心腾地冒起了火，平生第一次用拒绝的口吻跟妈妈说话：“什么柳叶、花叶，我不认识。”

爸爸吃惊肖凌的态度，他说：“这孩子吃枪药了怎么着？你去文化馆，打听谁叫柳叶，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她。你从小就在学雷锋，这是爸爸给你达理叔叔介绍的对象，他们双方愿意，第一次联系由你传递一封信，成人之美又累不着你。以后你想传人家也不用了。”说着拿过她妈妈手中的信站起来，递到肖凌手中。

这时，达理坐在肖凌的对面，看到肖凌不情愿的样子他很难堪。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。肖凌的心里好难受，眼泪险些掉下来。她什么也没说，接过爸爸递过来的信转身回到自己房里。夜已深了，肖凌难以入睡。她的心里乱糟糟的，她知道这信传出去意味着什么。也奇怪一向愿做好事的自己为什么不愿帮这个忙。想到自己刚刚拒绝的样子，他心里一定不高兴，肖凌又后悔。是啊，为什么不加入帮他找个自己心爱姑娘的红娘队伍呢？她明白了爸爸领他回家是给他介绍对象。想到达理叔叔的正义、正直，她认为他是个好记者，难怪爸爸关心这个小部下的婚事。自己也该为他做点什么。想到这些，她的心里似乎平静了。

已经后半夜，肖凌仍然难以入睡。达理的形象在她脑子里挥不掉，赶不走。想到他将要和那个姑娘恋爱，肖凌设想着一个抽小烟袋的青年和一个姑娘在一起的可笑的情景，暗夜里她悄悄地抿嘴笑了。突然，她想起了那个折成燕翅的信。这是他的第一封情书。那个大贝儿头将怎样表达对姑娘的感情？他会赞美姑

娘，表示我喜欢你，我爱你吗？情书在这个大记者的笔下是怎样的风采呢？她好奇地翻出了那封信。拿在手中，她又犹豫了，偷看人家情书的行为是不是太龌龊了？但是，这个未加信封的纸条显然是不怕看的，怕看应该封好。再说，自己看了也会给他保密，这种行为只能算做探密，不是什么犯罪的勾当。想到这里，肖凌打开台灯，展开了这封情书。

叶：当命运使我面对你时韶华已逝。几缕银丝已悄悄爬上两鬓。如今的我流水落花春也去，此时堪恨昧平生。前面的路上或许还有机遇，或许什么都没有。只身一人来到这冰冷的黑龙江，前程难以预料。虽然壮怀激烈，恐怕天生我才难有用武之地。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身无多余分文，难有立锥之地的落魄书生。也许只能是个斯巴达克斯式的悲剧人物。如果你不怕在我的苦斗生涯中深受其害的话，我将珍视你并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。

哇！这是什么情书。这悲怆、凄凉、无奈是那个幽默、乐观的达理叔叔的心境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悲观？他曾经受过很多挫折，历经很多磨难吗？他好像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，却没有出路，他很压抑，感觉很冷；没人给他关怀、体贴。那大贝儿头里装着很多智慧，却怀才不遇。但是他将不懈地战斗下去。他抽小烟袋因为清贫、还是一种无声的抗争？他是在向轻视他的世俗挑战吧，通过这封信肖凌坚信他是一个斯巴达克斯式的英雄，他一定会在角斗中取得胜利，他一定能轰轰烈烈。她羡慕他的才华、意志和英雄气概，进而生出深深的爱意。她好想截留这封情书冲上去说：我愿与您共同战斗，向不平冲锋，我爱你！可是，想到他已经来了两天，对身边的自己没有任何重视，对第一次见面的柳叶却一下子就接受了，肖凌感到很委屈。她想找到达理大声问他：难道我不够漂亮？不够优秀？不够杰出？你知道我有多好吗？不信我们比比看。可是，一想到自己在文革中连小学课程都没读